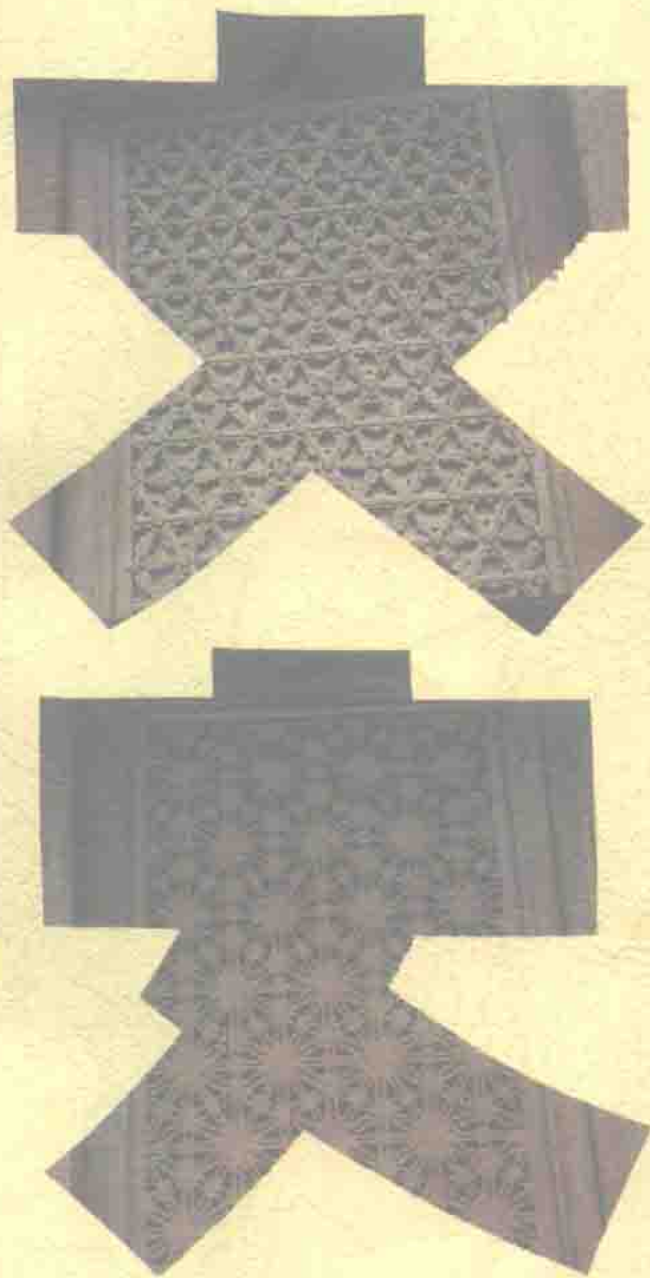


北京文史资料

第54辑



▲怀念我的老师陈白尘
▲记忆中的顺承郡王府

▲老领导关心北京农业的几件事
▲采写社会新闻的一段曲折历程

北京文史资料 第54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出版社

北京文史资料
BEIJING WENSHI ZILIAO
第五十四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52000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0-03095-3/K · 315

定价: 14.00元

• 特 稿 •

1 化作春泥更护花

——怀念我的老师陈白尘

李龙云

• 共和国脚步 •

25 老领导关心北京农业的几件事

王世之

34 我与织染业公私合营

宋鑫泉

43 一个私营工商业者的后半生

赵伯华

59 我采写社会新闻的一段曲折历程

王 迪

79 建国初期的国庆阅兵

罗文坊

82 1959 年国庆大游行中的千人民乐队

秦鹏章

86 五十年代的新生事物——联合诊所

宋祚民

• 清季风云 •

95 《许宝衡日记》摘抄

许恪儒 摘

• 人物春秋 •

134 回忆嗣父熊十力老人

熊仲光

140 怀念亡妻何宜文

何思源

• 名人自述 •

149 傅振伦自述

傅振伦

· 抗战纪事 ·

- | | | |
|-----|------------------|-----|
| 204 | 忆周恩来同志对木刻界的关怀和教导 | 汪刃锋 |
| 211 | 记彭德怀同志的一次演讲 | 施应霆 |
| 215 | 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 | 董宝光 |
| 232 | 抗战时期北平的几处日本牢房 | 谭伊孝 |

· 名府名宅 ·

- | | | |
|-----|--------------------|-----|
| 245 | 记忆中的顺承郡王府和我“袭爵”的经过 | 文仰宸 |
|-----|--------------------|-----|

· 京城忆旧 ·

- | | | |
|-----|-------------|---------|
| 257 | 三十年代的北平工业调查 | 韩丙告 |
| 281 | 老北京店铺的幌子和招牌 | 金继德 潘治武 |
| 293 | 笔单 | 朱伟武 |
| 301 | 篆刻名家张樾丞和同古堂 | 靳 飞 |
| 309 | 编后记 | |

化作春泥更护花

——怀念我的老师陈白尘

• 李龙云 •

(一)

1982年除夕，我去于是之家里索要他的墨宝。在为我写字的同时，是之老师给陈老写了一纸书联：“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联下附一小跋，我只记得起首的称谓及联末的签款，其他的大都记不清了。

北京人艺老一辈的艺术家们，一般到南京都要去看看陈老。最后一个看到陈老的，是于是之。1994年4月，是之老师偕夫人路经南京，也曾看望了陈老。陈老仙逝之后，我在陈老家里看到过他们的合影，并在陈老的外孙张弛的《艺术家名言集萃》上看到过于是之的签名和寄语：“没有你外公这一代人，就没有我们。”

“落红”一联，语出龚自珍的诗。

写这幅书联，时年癸亥，于是之五十初度，正

当壮年，领导着北京人艺一个极有生气的创作组。当时，以他为核心团结了一批中青年作家，从而奠定了北京人艺 80 年代中期一段真正的繁荣。

我常常怀念 80 年代中期的北京人艺，怀念当年那个创作组，怀念于是之家里一群年轻人纵论天下戏剧的情景——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如庄子所言：“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尽管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所发议论多有浅薄幼稚之处，但在那个气氛中，我所感受到的美好舒畅，以及我所汲取营养之丰富，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怦然心动，依旧感到一种温暖……

是之老师送给陈老的对子就是在那种气氛中写就的。落款之前，他擎着笔犹豫了一下，面对周围的书生意气，自言自语道：“大年下的，写点这个，好吗？”

我不知他当时在想些什么。

我将于是之的字寄往了南京。

(二)

1983 年 2 月 20 日，陈老的复信来到：“……年初一的信收到，我正盼望着它。明知你已身陷‘井’中（注：我当时正在修改《小井胡同》），总是不放心。你爬上黄山，勇则勇矣，但以身试病，窃所不取也……回国一个月，只在前天写成一篇 2500 字的散文，而且是写了三天！今年我能写出什么？实在悲观。凤子‘将’我的‘军’，说不写现代题材不行。但志大才疏，面对这庞大而复杂的现实，有无从下口之叹，如果再写不出个像样的东西，大概我只能成为于是之所写的‘落红’了。”

就在这封信里，陈老第一次流露出作为作家和艺术家不得不告别“舞台”时的依恋与惆怅：“……年初一看北京人艺老演员组成的‘花甲合唱团’在电视屏幕上的演出，我就想写信给于是之（还有反串萧何的侯宝林）。因为在欢笑声中感到几分凄苦惆怅；

这一代的好演员都要告别舞台了……但在新年中说这些，大煞风景，容我缓缓再给他写吧。对子收到了，请你先代为致谢……”

陈老的这封信使我想到了于是之写字时的踌躇。也许艺术家的境界是相通的……

如今，陈老已经做古。

春雨蒙蒙，雨后的湿土地上，暗红色的花泥挂满露水，默默无语地沐浴在晚风中，像泪珠在闪烁。花泥铺成一片无垠的沃土……可是，有花吗？花在哪里？

(三)

陈老去世，我有预感。

1994年4月中旬，徐州的及巨涛打来电话，说他刚从南京回来，陈晶托他转告我：陈老这段情况不太好，很想你，你如有机会南下，就来看看老人。但千万不能说是专程来看他，否则他心里会犯嘀咕……

即使没有这个电话，依原计划，我和妻子也要在春天专程去看陈老。农历大年初一在电话里给陈老拜年时，我就跟他说过：“春天！春天我跟新民一定来，您等着我……”

为什么要说一句“您等着我”？

当时，我刚刚分到房子，正在筹备搬家，实在不能分身，否则，我一定会扔下手里的一切立刻南下。那些天，我老在心里默念着，搬完家，马上走，这段时间，千万别出事……新民和陈老的感情也极好，总是说，最迟“六一”，“六一”一定得到南京。那些天，我们心里就像长了草……

4月下旬，苏北的两个女作家来了。其中一位是聂甘弩的外甥女，陈老与聂甘弩私交甚好。两位女作家说他们刚刚见过陈老，看样子精神不错，但陈晶私下里让他们转述给我的话，还是小及电话里那个意思。

4月27日，她们飞返南京，我托她们带给陈老一册刚刚出版的我的自选集。书印得很精美，我希望陈老高兴。在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一段话：“陈老、师娘：我对您们的敬重与感激之情，是无法言状的。类似《荒原与人》这样的小书，我将一本接一本地写下去，直至永远。可能这才是对陈老最好的回报。非常想念您们……弟子龙云。”

两位作家离京的前一天晚上，在府右街的马路上，我对她们讲述了一年多来我心里埋藏着的一个秘密：“陈老不会出事。陈老86岁高龄，身体那么多病、那么弱，却迟迟不肯离去，他在等我。不见到我，他是不会离去的。”

近两年来，我没去南京，我心里始终怀着的就是这样个念头。我固然很想他，但不见到我，他就不走，所以我不去。母亲生病三年，我来往奔波，固然疲惫之至，但下狠心还是能抽得了身的。我跟两位苏北的朋友讲：“这是天机。是命中的‘前定’。”

也许，这是对我心里的忐忑的一种安慰。

新民还是老念叨那句话：“六月初咱们一定得走……”

5月28日，陈虹打来了电话，说陈老去世了。

我哭了。

像被预言安排好了似的，6月上旬我和新民的确动身去南京了，但却是去奔丧。在火车上，我跟新民说：“陈老不在了，南京这个地方以后我们还来吗？”她没说话……

（四）

我看新民比我难受。1982年我离开南京，12年来，每年春节我们都要精心挑选两张贺年卡，一张邮给陈老，一张邮给师娘。此事一般由新民张罗。每次她都要跑很多地方，反复筛选，然后认真推敲祝词。

我最满意的是1989年和1990年那两份。1989年的贺卡是两

张：一张的画面上是一个很像木偶戏人物的小男孩。他身穿一件牛仔工装裤，圆鼻子，小眼睛，脸上长满雀斑，嘴里吹着口哨，双手插在裤袋里，眼神有点目空一切，既神气又淘气。新民说他长得有点像我，由我送给师娘。另一张则是一个身着古装的小女子。发型像秦香莲身边领着的女孩儿，神色像个胆小的小丫环，一脸受气样儿，她双手合十，正在十分虔诚地祷告。在这张贺卡上，新民写了对陈老的三祝：一贺身体健康；二是万事如意；三是招财进宝……这份贺卡充满了那种家庭色彩很浓的、晚辈祝福老人的温馨……

而1990年那两张贺卡的画面是那种带有凸起的类似彩色草编物编成的两个老人，造型上有很强的漫画色彩：老婆儿那张梳着髻儿，一脸与世无争的笑；而老头那张则胡子高高向上翘翘着，眼角流动着轻蔑，嘴角挂着冷笑。那种神态，极像《云梦断忆》香港版前所附的一张照片——1972年陈老在湖北云梦泽五七干校放鸭子时的照片。从照片上看，陈老当时很瘦，上身敞怀披着一件中式小褂，背后背着个草帽，手里像戳着根丈八蛇矛似地握着放鸭杆，一脸的轻蔑与不服。他立在船头，那股清高与傲气，那股“士可杀不可辱”的较劲架势，配上那身行头与当时的尴尬处境，完全是一副“被儿子打了之后的老子”的派头。风把他的中式对襟小褂吹得向后蓬松开来，像一名18世纪欧洲的骑士……

看完《云梦断忆》，了解了一大批作家（当然包括陈老）在向阳湖被工宣队们改造得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的狼狈处境，我曾就那张照片专门给陈老写了封信。我在信中对那张照片推崇备至，并像配剧照说明似的为照片配了一句台词：“妈妈的！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实在不成话！”

据说陈老接到这封信时曾笑得喷饭不止。

而陈老在九〇年除夕接到那两张贺年卡时，也曾像孩子似的那么高兴，当即打来了长途。事后听江苏的作家们说，那个春节，陈老将那两张贺年卡摆在屋里很显眼的位置，逢人便要展示一番。

可惜，我办的让陈老那么高兴的事太少了。

在我心目中，陈老没有死！他一定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弟子这么想念他！而我写的这一切，陈老也都能知道。

世界上，没有比想人的滋味更让人难受的了。

（五）

人是有缘分的。

我与陈老有缘。

1979年3月，我的一部多幕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在北京公演。当时，我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戏公演不久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民戏剧》就此专辟了一个半年之久的专栏。批评《小院》的文章认为作者是在“借灵堂，哭凄惶”；“为煽动知青返城提供理论根据”……一些谣传在我的邻里亲朋中流传。一家大报驻黑龙江和驻江苏记者站就我这个人及《小院》这个戏发了态度截然相反的两期“内参”。最后，就因为戏里写了一个人贩子似的劳资处长，我的工资发放单位开始停发我的工资……

那是我一生中处境极困难的当口。就在这个当口，与我素昧平生的白尘老师向我伸出了救援之手。

5月底，我返回哈尔滨。到校当天，我得知当年春季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复试均已结束。又遗憾地得知：该年的硕士生招生栏目中，南京大学中文系招取戏剧创作与戏剧理论研究生，指导教师就是著名剧作家陈白尘教授。

我很失望，感到错过了良机。

抱着尽管没希望、但仍不妨试试看的念头我给陈老写了封短信，随信附去了一份油印的《小院》剧本。我想，此事至此也许已经完结……

半个月后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的一位同班同学跑到我的宿

舍，问我：“你是不是给陈白尘寄了个《小院》剧本？老头给巴波来信了！”

“你怎么知道？”

“巴波上我那儿调查你去了。”

事后我得知：陈老接到我的剧本不久，就给黑龙江的作家巴波写了封信，请他帮忙“从侧面了解一下：如果这个作者确实是个很有追求的年轻人，我就破例录取他为研究生；如果是个名利之徒，就算了”。当时的巴波也已年过花甲，但陈老与他在三九年时有过师生之谊，巴波真的找了我的几位同学作了调查，几天之后他给白尘老师回了封电报：“无可非议。”

接着，陈老通过中文系找了校长匡亚明，鉴于研究生报名时间已过，希望请示教育部允许南大破例为我补办招考手续。此事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为了求得黑龙江大学的合作，陈老进一步提出：希望南京大学派人亲自到黑龙江去一趟，公出人员往返的差旅费，由陈白尘自己私人负担。7月上旬，南京大学贾平年老师来到黑大。见面第一天，贾老师向我转述了陈老交待给我的几句话：“万一这次破例录取失败，你不能来南大，我仍愿收你为学生，愿意对你函授……”

盛夏8月1号，我到南大来补考。见面第一天，陈老拉住我的手说：“我们把你弄来，不容易呀！”说着，笑了。

那是第一次见到陈老。给我的印象，像母亲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个很儒气的老头。

那天，陈老穿的是短衫短裤，脚下一双千层底布鞋，手里一把折扇，上下中文系小楼的楼梯时，有人去搀扶，陈老轻轻拂开了。那会儿的陈老，那么健康……

若干年后我在陈老家里碰到过匡亚明校长，我隐约知道，他们好像在20年代后期有过共同的铁窗生涯；还隐约知道，1978年，在陈老的所谓“反共老手”和“叛徒”问题并没得到甄别平反时，匡亚明就斗胆将陈老聘为南大的教授。类似情况还有海内

外知名的大学子程千帆先生。这类事实使我感触颇深。我看到了中国文化界有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有这样的质量！而这些深刻的历史渊源也为那家大报用“内参”揭露“陈白尘诸人在录取（我这个）研究生问题上搞不正之风”提供了依据。

事后我还得知，陈老在通过中文系写给匡亚明的信中谈到初次读我那部稚嫩的《小院》时的感触，老人说他几次落了泪，并说，作品虽有这样那样的稚嫩与不足，但丝毫不能掩饰我成为一个如何如何的作家的希望。并不存门户之见，动情地说，对我稍加雕琢就可以使我成为又一个老舍，尽管他在日后的岁月中多次告诫我：“中国古语讲，不作人间第二手。你不要去作老舍第二、某某人第二。你就是你，你是你自己。要有这种志气！”尽管我从没打算过要做什么人的第二；尽管我始终觉得老舍先生不仅仅是那些所谓“京味作家”们无法企及的高峰，在整个中国文坛上也是一块丰碑，多少年来我始终在他身上汲取着营养……

但，陈老对我的偏爱与器重极为真挚，几乎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现在追述这些往事，不知是否有人认为这是师生之间在互相吹捧？其实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事。在当今的中国，能做到像陈老这样对待后人的有多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陈老是坦然的……

（六）

在所有的学生中间，可能我是最让陈老牵肠挂肚的一个。这种牵挂，既源于我的健康，又往往源于我作品的遭际，也包括我所遇到的意外的精神打击和磨难。我的痛苦往往折射到他身上，为他带来不安。年龄大点之后，迟至不惑之年我才懂得，有些事儿不能告诉他了……

1980年秋天，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我写了一部多幕话剧

《小井胡同》。

10月中旬我送到陈老那里一份提纲，并向陈老详细地讲了剧中几十个人物的小传。10月14号，陈老写来了一封长信：“……你走后，我又翻看了提纲。几点想法，再作强调：（一）你所设想的这种结构，很难。纵跨三十年，人物有四五十之众，所有主要人物命运又都贯穿始终，而交给你的时空又仅仅是三个小时，一个舞台……但惟其难，才可能有突破，才有希望成为这一个，你不要动摇。（二）你说你在北大荒写过十来个独幕剧，很好。《小井》结构要求你有独幕剧功底。（三）还是那句话：凡老舍先生用过的手法，建议最好别用。中国古语讲，不作人间第二手……”

一个多月之后，剧本写完了。

1980年12月9日陈老读完剧本写来了第二封信：“……人们首先注意到的可能是它的思想倾向，而后才是它的艺术追求。同样，人们首先看到的将是它从《茶馆》那里继承来的东西，然后才会看到它的区别，才会看到你的探索……第一幕吴七上场拿的片子似应是大红。剧本读完了，我很兴奋……”

看得出来，陈老很高兴。陈老希望自己的学生勤奋刻苦，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进步。

《小井胡同》这个戏15年后回过头来看，尽管存在着稚嫩与不足，但我仍旧异常珍惜。它不仅熔铸着我和我一家的心血，也熔铸着陈老大量的心血。

但《小井》的手稿已不复存在。1980年冬天，我们随陈老来北京参加全国剧本讨论会。会上正在讨论《小井》时，我父亲猝然去世了。手稿随着父亲的遗体火化了。如果说《小院》集中写了我的母亲的话，《小井》则是写了我的一家，尤其是我的父亲。《小井》带有强烈的自传性。

父亲去世太突然。元月5号早晨弟弟截了一辆出租车到西苑饭店来找我，我匆匆奔下楼，情绪几乎失去了控制。陈老闻讯后穿着一件毛衣追出屋门。我向弟弟问明情况后急忙返回楼里取东

西，远远地就见陈老抱着我的大衣站在楼梯顶端。他只穿着件毛衣，眼睛盯着我。见我奔上楼，陈老抱着大衣的手突然撒开了，一下子用力抱住了我，他嘴里嘟囔着：“你不能这样！这样会出事的！”

当天下午，陈老命我的两个同学姚远和郭顺到家里来看我；凤子老师让郭顺带来了她的那个月工资 300 块钱。母亲十分感激，但母亲谢绝了。

父亲火化后的第二天早晨，姚远打来了电话，说，“陈老要去看你的母亲。”我赶忙拦阻：“这地方不好找，陈老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不好……”姚远说：“陈老的车子已经出发了！”

我的老师陈白尘，以古稀之年的高龄来看望我的母亲。走进我们南城那条宽不足 1 米的小胡同时，我问陈老：“陈老，你看这儿像不像《小井》？”陈老眼圈红了，他说：“像。地方像，人也像……”走进我家，陈老把帽子脱下来拿在手里，他问我母亲：“大嫂，龙云他父亲的照片在哪里？”母亲说：“孩子们不让挂，他们怕再看见他……”我不知陈老要干什么，我想，他或许是要给父亲鞠个躬。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工人，读过《小井》剧本之后，陈老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这次去北京，我要去看看你父亲……”陈老对母亲说：“我早就想来看看他，我真的想见见他……”我在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心潮起伏……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理解《小井》的人，除了父亲之外，就是白尘老师了。我会永远记住他。他虽然不在小井人民中间长大，但他是我们小井人民极尊重的作家！他是我们自己的人……

1981 年的清明节，我是在南京度过的。我买了一瓶北方老酒，到“四方城”下去祭父。依照我们北方人画圈为坟的习俗，我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圆圈，我先是把酒泼在地上，接着跪了下来，朝着故乡的方向磕了几个头，然后取出一封写给父亲的长信诵读了起来，就像平时与父亲促膝长谈一样。我相信，父亲一定能够听到。我跟他说：当《小井》公演那天，我会再来，来告诉您……

我相信那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我相信我现在对陈老所说的一

切，陈老都能听到。

我从我们这个家族，尤其是从父亲身上所看到的那种北方人所特有的“类血缘”关系的师徒关系、师生关系，不能不说对我产生影响。父亲对他的师娘，父亲的徒弟包括师侄们对父亲和我母亲，在苦难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带有悲壮色彩的仗义与忠诚，从儿童时代开始就吸引着我，使我激动与羡慕。那种情谊往往大于亲情。

我庆幸我遇上了陈老这样的老师。他的出现，使我童年所目睹过的那种美好得以验证和延续……

(七)

陈老为人耿直、磊落。1982年春节刚过，陈老来北京主持全国剧本评奖工作，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月。那次来京之前，医生已诊断出他有多种疾病，血压与心脏也都不好。全国剧协和陈老家都委托我对他进行照顾。就此，我有机会与陈老朝夕相处近一个月。他工作极认真，所有送来的剧本全部过目，无一遗漏。起初，评委们住在西苑饭店，待所有的评委都离去之后，陈老这个评委会主任的工作却远未完结，最后会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和陪伴他的我。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搬到张自忠路的中纪委招待所。同样，为了节省会上开支，我们开始在招待所职工食堂用餐。我换了不少的饭票。伙食不好，特别是往往没有陈老这个南方人爱吃的大米饭，只有面食。而且餐具的卫生也没把握，于是我买了两份餐具，像在大学读书时那样请新民用毛巾缝了两个口袋。口袋上用红线绣的“老”、“少”两个字将两人的餐具区别开。一日三餐，开饭之前陈老夹着饭碗站在买稀饭的行列里，我则站到买主食的另一队里。我管帐。在那个食堂里，陈老像个很守纪律的学生，面色平和地排在队里，默默不语，跟着队伍往前挪动。我站在另一个

队里看着他，心里极其感慨。有时我走出自己这个队，给他送去一个小凳，他总是坐坐又赶紧跟上队伍，他怕买不上稀饭，更怕饭凉。屈指算来那年陈老已72岁高龄。日后想起那幅情景，我总同时想到《云梦断忆》。1969年岁尾，陈老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每逢星期日有半天的“假日”，他与“二张”——张光年、张天翼——抓住这半日的自由，因“三个人都爱南方口味，所以去东风餐厅的次数独多。……天翼虽然爱吃，但他不会做也不会买，他的任务是占领座位，光年管买酒和拿杯筷，至于点菜、结帐等等，自然是非我莫属了。因为我到底是做过秘书长之类工作的……”

在张自忠路，我把陈老点菜、结帐的职务继承下来了。不知为什么我总要把两幅情景联想起来？对陈老来说那两幅情景属于根本不同的两个时代。或许是因为陈老身上那种中国知识分子无处不在的忍让、忍受、正派和聊以解嘲的幽默？我说不太清。那种“夫不争故无以与之争”的心态和意味永远是模糊的，永远是令人咀嚼不尽的。

那段时间，我们谈得很多。早晚饭后散步，一般在张自忠路上来回走走。很多往事是由招待所隔壁那栋被标明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欧阳予倩故居引发的。当年田汉、曹禺、欧阳予倩、陈老几家分住这座院落……很多次，陈老在讲述中都沉溺于十分遥远的往事，直至他的童年。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他的父亲到早夭的妹妹；从在故乡淮阴“进彩巷”读书到上海的南国艺术学院；从他落魄浙江至重庆的作家生涯；他也讲到了他那早夭的儿子……几乎倾诉了他的全部人生历史。每当这种时候，我从不打断他。一个70多岁的老人如此坦荡地敞开他的心灵，令我感动不已。

有一天黄昏，又是这种娓娓叙谈之后，陈老平静地问我：“我说了这么多，你能留下点印象吗？”我跟他说：“这段时间，我的日记很详细……”他“哦”了一声，神态变得很轻松。

以后，那些天的谈话内容我在陈老晚年的自传体散文《寂寞的童年》、《少年行》……中陆续看到了一些，但不是全部。那些